

皇朝編年備要

二十三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十三 凡五年

哲宗皇帝

起己巳元祐四年 止癸酉元祐八年



元祐四年春正月罷回河及修減水

河

范百祿趙君錫行視東北二河見東流高北流下知河決不可回且奏曰元豐以前未嘗有回河之說八年以

後王孝先俞瑾乃敢妄議回河於是范純仁請罷之

二月呂公著薨臨其喪

贈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曰呂公著之於人才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眾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守毅然不可回奪也上題其碑曰純誠厚德○初神宗朝有

備要十三

欲復肉刑者詔輔臣議公著曰後世禮教疎而刑獄繁肉辟不可遽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譏宰臣吳充議復園土眾亦以為難行參政王珪欲取天府死囚試剗刑之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三月作**

渾天儀象

七年六月成

晝有流星出東北○蘇軾

罷

從所請自翰林學士知杭州既踰月軾上疏曰臣以臂疾乞郡蒙恩差知杭州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

及出朝參乃聞臺官論劾甚多陛下庇臣不肯降出故許其去臣平生愚拙罪戾不少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夫君子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奪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發也人臣知此輕重然後可以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為愛惜臣子恐其或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知臣之無事空受誣讒給事中趙君錫亦言軾文追六經蹈藉班馬中間為李定輩中傷幾蹈不測二聖臨朝首加拔擢軾知無

不言言之可行所補非一故壬人畏憚爲之銷縮公論倚重
隱如長城誠雄俊之寶臣也今飄然去國實係邪正消長之
機乞寢新除復

夏五月竄蔡確李常等坐黜

先

知漢陽軍吳處厚言朝廷牽復知鄧州蔡確觀文殿學士此
則朝廷念舊推恩無負於確矣然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
載怨心實有負於朝廷作夏中登車蓋亭十詩五涉譏訕而
二篇尤甚上及君親忠憤所激須至冒瀆天聽確詩云矯矯
名臣郝甌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嘆息思君
俯碧灣此篇譏謗朝廷情理切害臣按唐郝處俊封甌山公
上元初曾事高宗時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
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
所主不相奪也昔魏文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陛下奈何欲
傳位天后乎由是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盡用章獻故
事不似前朝荒亂之政而確公肆譏謗形於篇什處今之世
思古之人不思於他而思處後此其意何也又云喧豗六月

備要十二

浩無津行見沙洲來兩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沈沈蒼海會揚
塵此篇稱沈沈蒼海會揚塵言海會有揚塵時人壽幾何尤
非佳語詔確開具因依仍令安州繳進元題詩本安州尋言
確詩初題於牌及移鄧州行一驛復取牌去盡洗其詩以牌
還公使庫確亦上疏條列自辨太皇怒甚貶確分司南京臺
諫論確不已遂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呂大防劉摯等皆
以確母老不欲令過嶺太皇曰山可移州不可移大防等遂
不敢言范純仁復留身揖左丞王存進說以爲不宜置確死
地不聽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荆棘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
曹政恐不免耳退又上疏略曰陛下臨御以來庶政清明如
青天白日無輕氛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
今以一蔡確煩朝廷行希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
疑駭乞付師臣以下商量○常坐爲御史中丞不言確爲諫
官所攻罷新除兵部尚書之命知鄧州彭汝礪坐營救確并
不草確責詞出知徐州魯肇除給事中諱請補外從之命知
潁州坐兵安詩論肇不自救確教彭汝礪使言也邢恕僕服

關日降官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陽專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招康過河陽勸康作書稱確以為它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作書如恕言蓋以康為光一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燾遂與劉安世共請誅確確既竄恕服闋落職降官監永州鹽倉康初欲從恕招邵雍之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為異日之悔公休

范純仁

康字也及燾論確恕罪亦命康分析康乃悔之

罷 知穎昌府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攻純仁黨蔡確太皇曰人言純仁黨確恐不然但所見偏繆耳○邵伯溫論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

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可殺而絕之哉一吳處厚以前宰相詩為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當治確及其黨妄貪定策之功令同時執政各具立皇太子事使誣罔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也嗚呼紹聖初亦賢者可以有為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姦邪一時輕躁險薄之徒皆進使宣仁被謗哲宗致疑離間骨肉禍患幾五十年不解卒致夷虜之亂悲夫

六

月夏人來貢

初朝議以米脂等四寨與夏人權涇原

夏人素與西蕃不協今解仇結好往來不已其志豈淺異日請蘭州亦從之乎不報既而夏國宥州牒已刷到陷沒人口尋有旨給四寨仍約以委官畫地界至是夏國遣使入貢樞密院擬荅曰蘭州塞門兩處地前已明言毋復更請將來迭

永樂人口慮歲久死亡與元報人數不同亦計口支給償絹
仍將四寨給賜詔卹延趙高主分畫之議熙河師范育請先
畫疆界後歸四寨高不以為然

秋八月復修河司

范純仁既罷相都水監用其幹當公

事李偉之言復興河議云已開發孫村口故道通行請乘勢
閉塞北流乃置司差都水使者吳安持提舉外都水使者范
子奇同提舉而以偉為管勾回河等事范祖禹傳堯俞力諫
不聽○是役也梁燾劉安世初主東流之說復不堅王巖叟
則終以東

立縣令課績法

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四善

流為是以獄訟無冤催科不擾水利興修為勸課之最屏除姦盜賑
恤貧困為拊養之最分為三等及七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
下知通考察申

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冬十一

月權罷講

越月諫議大夫劉安世言前月未有旨權罷講筵時近與龍節意謂將有燕饗是以斲輟

要六三

四

邇英之幸用成慶禮今復半月別無故事亦非有大寒苦雪
而講筵之臣不得望見清光臣固已疑之矣乃者民間喧傳
禁中見求乳母臣竊謂陛下尚未納后未敢輒信近日傳者
益眾頗有實狀臣忝備言職當諫其漸望為宗廟社稷大計
清閑之燕頗御經筵仍引近臣與之論議前古治亂之要當
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學無溺所愛而忘所戒○先
是安世呼牙媪為媿求乳母踰月無所得曰累日內東門司
要乳母一人今日方了安世不信媪具言東門司指揮府司
責軍令狀無漏洩任府司者適安世故人亟以手簡問之非
妄安世遂抗章論列它日呂大防對太皇諭曰劉安世有文
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意則甚善但渠不知耳此非官家所要
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飲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閣內寢
處可說與安世令休入文字○給事中范祖禹亦上疏太皇
略云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千金之家有十三歲子
猶不肯使近女色而况於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
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材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

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其後章惇為相上語惇曰元祐中太皇太后遣宮嬪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十人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惇與蔡卞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為根二人遂得罪幾死

十二月修減

水河

庚午

元祐五年春正月錄石介後

以其子師中為郊社

齊郎

二月文彥博致仕

元豐中王堯臣之子同老上其父所撰立英宗為皇子詔且言

彥博與富弼等皆有議立儲功時彥博自大名移判河陽適入觀上問之對曰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者甚眾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功蓋琦功也上以發端為難是時仁宗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如丙吉霍光

備要十三

功不相掩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彥博辭不拜劉摯王巖叟在臺亦嘗申明韓琦立英宗之功踰三年莫有言者殿中侍御史賈易先以譏切彥博被逐至是韓忠彥執政因言彥博在元豐中錄進立英宗本末多不可信且富弼治平中辭官表嘗云竊觀制詞叙臣在中書亦嘗議建儲以此推恩臣雖泛議建儲然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功深切著明如弼所言則何有彥博等堅請之事太皇乃出易疏宣示大臣叙琦定策本末甚詳忠彥即拜於簾前并摯巖叟三疏付實錄院於是彥博不安于位累章求去乃命彥博為開府儀同三司以兩鎮節度致仕彥博力辭只帶河東一鎮從之

夏

四月詔經筵官留奏對

詔自今講讀官經筵退留二人奏對邇英閣

孫

固薨臨其喪

時知樞密院賜其碑曰純亮

五月雨

自去冬無雪至是始

六月夏人寇邊

質姑勝如二堡

秋八月解梁燾等

元祐五年

職

初翰林承旨鄧溫伯以母喪去終制去秋除吏部尚書

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丞與左諫議劉安世右諫議朱光庭交章論之不聽改除燾權戶部尚書安世中書舍人光庭給事中並辭不受求去益堅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中丞蘇轍及御史孫升言伏見梁燾朱光庭劉安世並從外補三人極言切諫者意在憂國尊君明至公大義於天下後世而已臣不量螻蟻之力冒瀆天聽至於再三與三人無異也今三人既去微臣豈能自安望罷言職少慰公議不報○時呂大防與中書侍郎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亭太皇頗惑之蘇轍上疏略曰東晉相溫之亂諸相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相分治三州彼此無怨江右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竊謂安之於諸相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擇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則垂拱無為

情要十三

六

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未幾復力陳其不可略曰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納已去之人與之共事謂之調亭臣竊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宗廟朝廷也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奏太皇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宰執從而和之自是兼用邪正之說稍息是年六月也○侍讀范百祿亦嘗上言乞分別邪正略云自古所難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凡導人主以質實使之虛中聽納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諛諛使之諱過拒諫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德義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術數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尊宗廟敬祭祀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簡宗廟略神祇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敦睦九族惠養耆老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疎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恭儉清靜奉循典法則為公正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舊章則為姦邪導人主以稼穡艱難惠及

鰥寡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恤惇獨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柔遠息兵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原情審罰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安民利衆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為姦用惡德則為姦邪伏望特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分而聰

九月復集賢院學士

紹聖二年改為集賢殿修撰直集賢

院為直秘閣集賢校理為秘閣校理

冬十月罷修河司

時范祖禹除給事中愈力言回河之害知穎昌府范純仁亦馳奏謂河無可回之理呂大防堅主河議收之不行一日簾中忽宣諭純仁之言有理宜從其請遂又罷河役及蘇轍為御史中丞乃請併罷修河司流竄李偉以正國法

辛未

元祐六年春正月詔祠祭游幸毋用

借要九三

羔○開分水河

吳安持請播引漲水納之故道從之御史中丞蘇轍上疏略云大河流流

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事驗之皆東行至泰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而東向者天禧中河至泰山決而西西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至元豐中決於大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事功亦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痛之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今歲春夫共役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萬蓋自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為分水之故添為兩河東西四岸內北流橫添四十五埽使臣三十四員清河兵士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十六萬餘

東其為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強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危急以顯北流可廢而東流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異去歲無害實由北流隄防稍立之功則指為分水之勞其為罔上眾所憤嘆今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乞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貴大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越明年十月安持以河復東流賜章服其後元符中東流竟廢李偉卒以貶云

二月以

劉摯為右僕射王巖叟簽書樞密院

巖叟曲謝因進

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雜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否此乃深欲誤陛下者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然引去不可不察願陛下常

備要卷之三

用心於此太皇曰會得○巖叟嘗從容勸上讀書上曰如何得入道深對曰要入道深自有訣須將先聖之言一一着心承當便如先聖專為陛下說此事則承當得有力讀書方濟事其善者受之以為法不善者受之以為戒如此則便如終日與先聖先師說話聖學日新矣

三月親試舉人

賜馬洧以下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罷賞花燕

先是呂大防以御試妨春燕請為賞花釣魚之會以修故事詔用三

月二十六日而連陰不解天氣作寒未有花意別擇四月上旬及將改朔寒益甚給事中朱光庭請罷燕大防意未然及對太皇諭曰天意不順宜罷燕眾皆竦服他日王巖叟言昨見有旨罷賞花釣魚此事甚善人以陛下敬天意極慰悅今又入夏猶寒天意不順陛下皆不忽大是好事太皇曰天道安敢忽巖叟曰自古人君常患上則忽天意下則忽人言今陛下乃上畏天意下畏人言此盛德之事願常以此存心天下幸甚

復開寶通禮科○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不及元奏分數
呂大防等稱賀

六月夏

人寇邊

時知熙州范育言朝廷昨詔本路與夏國分畫
自定西以北二十里與秦州隴諾堡界一抹取

直及質孤勝如堡外亦打量二十里本路再陳汝遮形勢及
一抹取直等處各乞隨本路利害分畫亦蒙許令與夏國商
量然夏國自去年舉兵攻質孤勝如二堡及指隴諾取直等
事以為翻異又云南朝實有就和之意請勿再說及隴諾堡
上取直及二堡之事其言詞簡慢不遜况無質孤勝如則金
城必危無定西以北之地則定西必危金城危則熙州有奔
衝之虞定西危則通遠有扼亢之患二州危則賊可攘臂於
中河岷焉得而守也臣望朝廷無以今日之不用兵為可安
而深為異日慮奏至執政會議蘇轍曰今日欲議此事須先
定用兵不用兵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欲用兵
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可用朝廷頃與夏人商
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為界此理

備要大三

九

最為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
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
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非所賜城寨蓋指延
州塞門義合石門吳堡蘭州諸城寨及通遠軍定西城要約
纒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
黽勉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草地更留十里通前三
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
城與秦州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則此不
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然美事有須用
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橫
來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三五
年不得休將奈何乃定議不從育言明日面奏轍曰夏人引
兵十萬直壓熙河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
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大防曰朝廷指
揮亦不到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
信棄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為方今堡寨雖或可築

至秋深馬肥夏人復引大兵來爭此否大防等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皆曰俟其再請詰責未晚太皇曰邊防忌生事宜早約束大防等乃聽退就都堂行約束轍欲多為詰責語巖叟曰當職官論列職事有何惡意強敵在境若重阻之教如何作事乃止增

以梁燾為禮部尚

書

燾奏疏太皇言日災之應主弱臣強下陵上陰侵陽之謂也宜舉三務以銷之願陛下外飭政事以明主道勸上進孝以強君德早正中宮之位以為內助○是冬燾奏疏論用人略曰臣等累曾奏聞以謂邪正不可並用陛下深以為然是知邪正之必相攻也今並用矣臣等又謂邪人在外正人在內則可治陛下亦以為然是知邪人在內則害正也今邪人在內矣臣等又謂使邪人少正人多則可治陛下亦以為然是知邪人之多則交相朋比損正人之道也今邪人多矣以在內衆多之邪人與寡少之正人並用勢自不敵豈能久安而終無憂悔乎奈何與前日之聖意不同耶有姦人

備要六三

十

移惑聖意也又曰有向來姦黨已用之人今復在要路者又有姦黨後進之人今在言路者又有奔競僥倖者雖素非姦而今日屈意求助以濟其謀為自進之計陰相交通以白為黑以是為非者專欲惑亂聰明離間君臣傾害忠良不可不察也姦黨漸漸進用在朝衆人皆知而無一人

浙西水

為陛下言之忠耶不忠耶公耶私耶曲耶直耶
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三十萬翰林學士承旨蘇軾極陳浙西水災朝廷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給之侍御史賈易奏議考驗虛實於是詔本路具災傷分數賑濟次第以聞有不實則治其尤者給事范祖禹封還錄黃曰唐大曆中霖雨損稼渭南令獨稱縣境不損後按實損三千餘頃代宗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為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生姦欺贄上疏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憲宗元和

皆籍其數唯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對曰按淮南浙東奏狀皆言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自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帝曰卿言是也朕蓋不思而言命速蠲其租賦此皆古之人君聞有災患惟恐不及於事之意也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闕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戒一人則自今官司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易所言乞不施行從之

秋七月復制置解鹽

使○八月蘇軾賈易罷

軾知穎州易廬州先是易上疏言右丞蘇轍厚貌深

情險於山川諛言殄行甚於蛇豕其兄軾既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先帝厭代軾乃作詩自慶曰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書於揚州上方僧寺後不自安又增以別詩二首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既而語諸人曰軾

備要共三

十一

寄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且置田極小事何至野花啼鳥亦欣然哉及作館職策題又形譏毀言者固嘗論之其作呂大防麻制尤更悖慢其辭曰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間老為之股慄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為良法及陛下復行差役則以免役為便民其在杭州務以暴橫之威決配稅戶顏章兄弟皆是無罪之人今則漸蒙貸免專為姑息以干小人之譽如累年災傷不過一二分軾張大其言以為甚於熙寧七年之患又浚治西湖間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鍤之類虐使捍江廂卒築長堤於湖中以事游觀監司畏之無敢觸其鋒者况敢檢按耶今既召還盛引貪利小人相與倡言必求外補非首相不可留伏望睿斷特行免斥疏奏簾前宣諭曰賈易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呂大防對曰易誠過當今若早欲定疊不若併軾兩罷遂有是命○軾自辯云賈易等言臣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自有因依是歲二月六日聞先帝遺詔于南京舉哀掛服了當逆遷往常州五月初至揚州竹西寺見百姓

父老十數人相與笑語其間有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个少
官家臣實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又是時得請歸耕淮浙所
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竟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
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記之以詩書之
當塗僧舍臣若稍有它意

閏月夏人寇邊

寇麟州及神木等寨

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
衆十五萬諸將不敢與戰蕃漢居民
九月定太學生

負

上舍生一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越明年夏禮部言廣文館生負以一千四百人為額

策

制科

得王普司馬樞二人

上清儲祥宮成。出內庫緡

錢助邊

詔歲出五十萬緡赴元豐庫椿管助邊自後降賜不一不復盡錄

冬十月辛

太學

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御躬化堂召宰相親王以下賜坐三學生坐于東西廡國子祭酒

備要大三

十二

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賜稷三品服學官賜帛有差或謂呂
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
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
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哉正恐
惜費而止耳

建諸宮院小學。十一月劉摯

罷

御史中丞鄭雍論摯威福自恣乞罷去以叔主柄又論王巖叟等三十人皆為摯黨殿中侍御史楊畏亦論摯

父死于衡委而不葬章十餘上初邢恕謫官過京師以書抵
摯摯答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會排岸司茹東濟有求於摯
不獲見其書陰錄以示雍畏二人方論摯得此乃釋其語上
之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游
摯亦間與之接言者謂摯預交惇子為囊橐以覲後福二聖
不悅摯亦求去甚力遂命除職出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繼
還摯麻詞光庭罷巖叟梁燾等果救摯以畏言先
入不納然雍之攻摯人以為附左相呂大防云

傳堯俞

薨臨其喪

時爲中書侍郎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溫尤爲難太皇嘆曰傳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人也兩宮臨其喪器之慟謚獻簡

行觀天曆



元祐七年春正月○夏五月納皇后

孟氏

故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元之孫女也太常修納后儀

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發冊奉迎尚宮導皇帝詣福寧殿之大次日晡後后車入宣德門侍中奏中嚴內侍轉奏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尚宮引后出次詣殿庭之東西面立尚儀奏外辦請帝降坐行禮尚宮引詣庭中之西東面揖后以入帝導后升自西階入室各就榻前立尚食跪奏食具帝揖后皆坐尚食以饌進帝及后皆食三飯尚食以酒進帝后俱受爵飲尚食以饌從再飲如初三飲用盃如

備更廿三

十三

再飲尚儀跪奏禮畢帝后俱興尚宮請帝御常服尚寢請后釋禮服入幄次日以禮見太皇太后皇太后參皇太妃如宮中之儀○初太皇太后因輔臣進呈景祐特支故事遂問當時喪娶大臣不言何也神宗亦嘗問此不知何故王巖叟具對以所聞於韓琦者太皇曰固疑其有以也忠彥曰應是妃嬪中有驟進者太皇曰此等寧識君臣事體巖叟曰須正后則事體自正太皇曰亦嘗語皇帝選得賢后有內助之功此非細事巖叟曰內助則賴賢后其如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謹之於始太皇以巖叟言謂上曰正家須在皇帝如是者再巖叟退取歷代皇后事跡可以爲法者編成一書號中宮懿範上之○未幾梁燾上疏請太皇太后還政略曰太皇太后擁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永福宗社今來選正中宮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天意人事上下協應惟是政機之繁久勞同聽歸斷人王不可過時此陛下今日甚盛之舉也退託深宮願神內典遠光前古垂法萬世豈不美歟○是冬吏部侍郎彭汝礪亦上疏略曰皇

帝以盛德履位今八年矣內無過行外無過舉非太皇太后扶持擁護何以至此然謙虛退託隱而未發於言也有所聞而無所問於事也有所知而無所命臣聞詩曰弗躬弗親庶民不信弗問弗任勿罔君子此言人君擅開闔予奪之權以制萬物之命而後能治其國家今其行則弗躬也其事則弗親也雖有至德民有所不信矣弗能問以盡其事弗能察以盡其物於是小人得以勿罔君子矣庶民不信則不能安民矣勿罔君子則不能知人矣夫人君之失不獨殘暴威虐馳騁田獵而後爲之憂不能知人不能安民其憂莫大焉今則皆曰太皇太后無意於任天下且將還政臣謂太皇太后還政非難俾皇帝不失其道爲難其道無他在教之知人安民而已臣願皇帝同御前殿稍令近臣及知州職司入對庶稍見人才察其邪正賢不肖之實遂聞知天下之事三省進呈公事以發聽斷俾日見之行事進選道德忠信之士置之左右前後告其所已知規其所未至損其所有餘補其所未足使一日專政則利害不能惑君子小人不能蔽以事天地而

備要八十三

古

饗以治萬物而安以承宗廟而固太皇太后所以擁護皇帝者至此乃可謂全矣 **城定遠○罷**

侍從轉對 從吏部尚書王存之言專責以朝夕論思之效也 **六月寬淮浙**

積逋 先是知揚州蘇軾上疏略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

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其餘小民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篳門圭竇矣於是詔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荒人民流移相屬今淮東始得一麥浙西未保收成應淮東西兩浙路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

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內已有寬限者即依元降旨揮軾聞之即與呂大防書云頃者所論積欠蒙示諭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

瘡痍也 **以蘇頌爲右僕射○秋七月復翰**

一洗天下

瘡痍也

元祐七年

林侍讀學士

以翰林學士范祖禹為之祖禹尋上帝
學疏略曰學始於伏羲至于成王易詩

書所稱聖人所述為萬世法由漢以下其道不純故可稱者
鮮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者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
也本朝累聖相承百三十有三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
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
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今人有寶器猶且愛惜之恐其傷
闕况祖宗百三十有餘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
今臣所錄八篇上起伏義下訖神宗伏惟陛下憲道於三皇
稽德於五帝軌儀於三代法象於祖宗集群聖之所行體乾
剛之不息則四海格於泰和矣○時侍讀顧臨因進讀仁宗
寶訓至鈔法事呂大防奏曰臣敢陳鈔法本末仰祈陛下通
知利害之詳國初輦運香藥茶帛犀象金銀等物赴陝西變
易糧草歲計率不下二百四十萬自鈔法之行始許商賈於
沿邊入中見錢糧草却於京師或解池請益赴沿邊出賣一
則人戶無科買之擾二則商旅無折閱之弊三則邊儲無不

備要十三

十五

足之患四則物貨無般運之勞實於官司為利上甚喜之王
巖叟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上曰並無所好惟是好書巖
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則可以謂之專久而不
倦則可以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

征稅

舊發運司主東南漕其法聽操舟者載私貨征商不
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時補其弊而周

船夫之乏凡所載率無虞而遠達自導洛司置官舟載客貨
而網兵遂不許搭載比導洛司既廢然不忍征商之小失一
切禁之故所過多滯舟弊人困即盜所載以濟
飢寒公私皆病知揚州蘇軾奏乞復故詔從之

八月王

存罷

自吏部尚書出知大名府時在廷朋黨之論寢熾存
入對首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

東漢黨錮之獄是也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
為朋黨賴仁宗聖明不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望陛下察之
由是與用事者
不合遂補外

九月永興軍等州地震

蘭州鎮戎
軍環州

元祐七年

冬十月夏人寇邊

圍環州七日解去初知慶州章案

必報乃取黠羌噶以厚利答而遣之若得罪而逸者因使事虜刺其舉兵所向即馳歸以告果知羌人將寇環州案乃選精兵萬餘統以二驍將使營遠塞而授之策曰賊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謂我怯為自衛計不備吾邊壘乃銜枚由間道遶出其後或乘障堡或伏山谷伺間以擊其歸又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圈所儲水足以飲人馬乃夜寘毒藥虜圍環州數日無所獲而歸所遣驍將折可適屯師洪德城虜退識其母梁氏旗幟城中鼓譟而出馳突躡轡虜大敗而去斬首千餘級獲牛馬橐駝鎧仗以萬計過牛圈飲其水且盡人馬被毒而奔迸蹂踐墮塹谷而死重傷而歸者不可勝計戎母幾不得脫盡棄其供帳檐褕之物而逃前此邊上功狀多虛或以易為難或奪甲與乙廣張俘級習以為常案獨覈實第勞無少欺徼倖者不悅頗有謗言案弗恤也

十一月癸巳冬至郊復

合祭

合祭之夕夜月澄爽雲物晏溫比還御樓肆赦終日和煥翌日風寒相屬時雪如期幸執侍從進詩御史

請村史館從之上之在太廟也內中朱車子十餘兩爭道於乾明寺前有張紅蓋者鹵簿使蘇軾劾其不肅上亟遣人以疏白太皇有旨申飭攸司嚴整仗衛上自太廟還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矣○先是詔集議合祭議臣謂不可者二十二人謂可者八人進呈呂大防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定北郊之禮然未經親行今來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獨不設位恐亦未安今日宜勉行權制俟將來定議北郊制度及太廟饗禮行之未晚遂詔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示位以嚴並况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禮部尚書蘇軾尋上奏略曰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園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為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位不可以陰求也是大不然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

南郊不以爲疑今祭地祇於園丘而獨以爲不可過矣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臣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親誅莽者也尚采用之三輔故事祭於園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明皇天寶元年合祭天地於南郊則唐嘗合祭矣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周禮也自太祖受命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真宗以來三歲一郊此國朝之禮也今所行皆非周禮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園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六月出師則夏至日何爲不可祭乎臣曰舜一歲巡狩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守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則後世豈必能行周禮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王不與祭則攝位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則一

歲可以再郊臣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國家三年一郊傾竭帑藏以賞軍猶恐不足若一年再賞國力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曰三年一祭天又三年一祭地三年一郊已爲踈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踈於事天也議者必又曰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欲從周禮而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易方澤此周禮耶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議者必又曰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示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謂山川在境內故遠望而祭也今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按劉安世集云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議從之者五人安世主分祭從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祠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云蘇軾謂

合祭園丘於禮為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踈闊豈可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等竊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園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為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邪抑二祭也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送同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荅特蘇轍為門下侍郎遂曰轍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上○越明年四月遂詔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

備要卷之三

十一

癸酉 元祐八年春正月范祖禹上仁皇訓

典 序略曰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臣謹錄天禧以來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

有七篇為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又奏云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雪止風和景氣清霽神祇饗答福應尤甚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為聖人福至而益戒則能長饗其福譽美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譽唯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答天休眾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則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譽乃他日怨誅之端也故臣願陛下既受天福又獲民譽益思戒謹惟勤修德修德之實惟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

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
志陛下誠能上應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
內妥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

蔡確卒

于新州

三月蘇頌罷

言者交論

之遂命除職與宮觀揚畏先攻劉摯出之意謂必用蘇轍而
朝廷乃相頌畏又與來之邵言頌留賈易謫命不下為稽詔
命中丞李之純號長者為畏所劫亦上疏乞早行罷黜從之

夏五月董敦逸黃

慶基罷

時並為監察御史言禮部尚書蘇軾為舍人時
因行呂惠卿等制詞指斥先帝而其弟尚書右

丞轍怙勢曲法相為肘腋當正典刑宰相呂大防曰先帝欲
富強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群臣奉承太過事或失當二聖
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理之當然真宗即位弛逋欠以
厚民財仁宗即位罷宮觀以息民力皆因時施宜以補先朝
闕政未聞當時以為謗先朝者也近來言官擊人多以謗先
帝為辭非惟中傷正人亦欲動搖朝廷言極不善若不禁止

備要十三

十九

久遠不便轍亦為其兄辨所撰呂惠卿謫詞初非譏訕太皇
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聞永樂之敗先帝至曰
兩府無一人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先帝本意明矣太皇曰
此事官家宜深知大防曰皇帝聖明必能照察遂出敦逸為
湖北運判慶基為福建運判未幾
六月梁燾罷時為尚書
改敦逸知臨江軍慶基知南安軍
左丞以議邊事不合移疾求罷章累上遣使封還仍問所以
求去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才之可用
者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奏陛下必欲知可用之人無
過且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既而授醴泉觀使又
四上章求補外尋出知潁昌府遣內侍賜
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

蘇軾等上

陸贄奏議

是夏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
禹頌臨上陸贄奏議疏略曰人臣之納忠譬

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者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
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

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
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
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在躬之
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等私相告語以
陛下聖明必善贊論欲
稍加校正繕寫進呈 秋七月令陝西沿邊專

行鐵錢○以范純仁為右僕射

時知穎昌府遣內侍齎詔賜之

令乘驛赴闕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論純仁師事程頤聞很不
才於國無補不可復相待御史楊畏亦攻純仁皆不報至是
入對尋有是命純仁辭至六七不允又三遣中使促令就位
既入謝太皇宣諭曰相公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他日又
曰公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垂簾時惟勸章獻盡母道及
仁宗親政惟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相公名望衆人所歸
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曰臣不肖
何足以當勸獎委使之意然不敢不勉 八月兩京河

備要卷三

北淮南水

分遣使者往振之

赦○九月太皇太后高

氏崩

先是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聖體太皇諭曰今疾勢

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相官家為朝廷社稷大防
等欲退太皇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以下皆住
太皇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試言九年
間曾施私恩於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
以私恩及外家太皇曰固然只為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
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寬聖慮太皇
曰不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
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
賜出社飯否因曰公各去喫一匙 冬十月上始親政
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疏略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羣臣
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

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不謹也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百姓呼舞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踈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一入進退群臣必從天下之望不以己意爲喜怒賞罰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凡皆爲趙氏社稷宋家天下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斥絕姦邪裁抑僥倖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人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察其是非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正其罪痛懲一

人以儆群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則姦言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虧陛下孝道必有以大失人心人心離於下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救之無及矣今乃小人乘間之時也此等既上誤先帝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蘇軾先約祖禹皆上章論列軾章已就見祖禹章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願附名止於臣下加一等字○中書舍人呂陶亦言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屏出凶邪故小人不能無憾萬一姦言上惑聖聽謂陛下既親萬機則某人當復用某事當復行此安危治亂之機在陛下察之而已明肅之政間有短闕仁宗念其保護尚降詔書不容小人議論况太皇太后所行之政皆已便民所逐之臣各已當罪無可議論者乎○范祖禹懷不能已又上奏略曰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厄先帝蚤棄天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

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政事可
教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戎狄之情如
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力以爲陛
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間安靜無事已有成功陛下但由此
以持循之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又曰陛下聖學稽古不必
遠師前世之事唯是儀刑仁宗法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
虫草木莫不各安其生此則臣之至願也

召內侍劉援等十人

並爲入內供奉

官尋又以内侍劉惟簡梁從政爲內侍省押班中書舍人呂
希純封還詞頭呂大防等進呈上曰只爲禁中闕人兼有近
例蘇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爲政之初先擢內臣故衆心驚
疑耳劉奉世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上釋然曰除命且
留俟拊廟取旨可也范祖禹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
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軌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
士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
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

備要十二

十一

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熙
寧元豐間內臣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者三人最爲魁傑憲
總兵熙河中正總兵河東其勢震動內外憲陳再舉之策以
至永樂陷沒用臣興土木之役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
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只從寬典量加廢黜雖憲已死中正
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
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
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
且輟然前來旨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
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臣所以敢極言之陛
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羣
小人故朝廷清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
宮禁清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安
靜蓋未有如今日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
旨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內外之人稱頌
聖德萬口一辭矣上曰卿所論朕已曉祖禹曰陛下既以爲

七古八年

然臣乞擣此章示執政且詰責之上曰且留此朕欲再看又曰所召內臣朕豈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耳祖禹乃退

十一月楊畏入對

畏為禮部侍郎首叛呂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

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即疏列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惇為相上皆納焉

十二月復章惇呂惠

卿王中正官

惇除資政殿學士惠卿復中大夫中正復遙郡團練使給事中吳安詩不書惇

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章惠卿中正詰詞皆不聽

是歲河決內黃口

皇朝編年

卷第二十三

